

忧喜与共

周山回忆录

海豚出版社

忧喜与共

周山回忆录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忧喜与共：周山回忆录 / 周山著. --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10-0695-0

I. ①忧…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6274号

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李忠孝 张镛
美术编辑：吴光前
责任印制：于浩杰

出 版：海豚出版社
网 址：<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100037
电 话：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32 开（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9.75
字 数：137千
印 数：1-5000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110-0695-0
定 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俞晓群序

我与周山先生交往，始于一九八六年末。那时我去上海组稿，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相识，此后我们由编创关系，最终成为一生的挚友，算起来快有三十年了。如今思想，世间芸芸众生，大多擦肩而过，而我们却能有这样的缘分，究竟原因何在呢？说起来人与人的关系，有时真的很奇怪，久久的情谊真实地存在着，可是一旦问到为什么，却让人有些不知如何解说了。

周山成名，本于天资极好，并且后天学识丰厚，有中哲史研究，有文学创作，还有《周易》专题解读等等。单以《易》学为例，周山学有积年，时至今日，他的水准直逼大师级的境界。此非虚言，前几天我与他在沪上小聚，席间他低声对我说，自己新近悟到一段《易》学道理，他试着推衍一番，竟然弹无虚发，精准无误，让他自己都感到惊愕无比！而我少时闲读数术，一生拖沓无成，既不肯观相测骨，也不会推往知来；不

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却是时常的追求。正是我们的研究有相通、相近之处，彼此间交流顺畅，而且对人生、事物的看法，经常所见约略相同！所谓志同道合，我想这一定是我们交谊长久的基础！

言归正传。周山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起于忧患，成于安乐。三十几年文字生涯，著书立说，大凡数十部有余。然而在我的观念中，他的根基之作是《中国逻辑史论》，此书出版较早，但周山为之付出大量心血，也为其后来学术研究打下基础。此后他的小书《易经新论》面世，薄薄一本，却赢得十几万册的印数，自此名达天下，同时也显露出周山对于《易经》，超于常人的解读能力。只不过那时，周山还在三十几岁，血气方刚，才华四射，耐不得故纸围困的寂寞，恰如子夏所言：“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他在学术研究之余，还有《狐狸梦》、《东方情爱论》和《海妹子》等言情之作，纷至沓来。这一支写作，可能会搅乱周山清静的身心，那又怎样呢？其实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一刹那，任何人生经历，都有其客观存

在的价值，最终总会铺就出一条仁者归仁、智者归智的道路。何况周山是一位有德有运的人！我早就说过，依照他的才学与灵气，我们足以把他包装成一位畅销书作家。但是周山的艺术气质，一直飘忽于俗雅之间、仙魔之间、神人之间……他的走向，别说我们把握不住，就是他自己，也无法自如地操控那如雾如风、飘然世上的灵性存在！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来到五年前。那时我离开辽宁，来到北京重操旧业，再做出版。最初点数该做的事情，脑海中浮现出第一层次的项目，排在前列的，依然有周山的名字！此时周山已至耳顺之年，那一天我们相会于浦江之畔，但见他满头白发飘飘，面色红润如初。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万流归宗，到了这样的年龄，一切所思所想，自然是回归《周易》了。接着，他拿出新稿《读易随笔》，我长夜翻读，通篇文字心平气和，道理明晰可鉴。读着读着，我的思绪跃上千仞青峰之巅，我的目光投向万顷碧海之波！一时心花怒放，心智顿开……我知道二十多年前，《十家论易》出版，其中囊括了许多当世易学大家的

思想：郭沫若、顾颉刚、李镜池、闻一多、胡朴安、熊十力、冯友兰、薛学潜、刘子华、蔡尚思。那时周山年仅四十几岁，其《易》学造诣之深，备受蔡尚思等学者的赏识。如今时过境迁，逝者已矣，周山却始终追思前辈，亦步亦趋，有了极大的成就！

《读易随笔》之后，周山又写好回忆录《忧喜与共》。此稿最初定名为“悲喜与共”，完稿之后，周山扪心自问：“我落拓一生，何悲之有呢？”是啊，人生如梦。盛世乱世，如云烟过眼，反复轮回，已经不知道辗转了多少次，你这一番悲情未过，那一段喜庆又迎面而来。弘一大师离世之前，曾经写下四个大字：“悲欣交集”！许多人悟不到他的心境，我却理解为：肉身的消逝，使人失去了俗世的依托，悲者自悲；但灵魂出窍的时刻，又为逝者带来自由的欣喜。唉，佛家的矛盾心态啊，至死都难以化解。但我知道，周山之忧喜，既不同于佛家的虚伪，也不同于儒家的世俗，却比较接近于道家的清新自在。他生于一九四九年，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同行。无我与非我，让他

不肯言悲，退而言忧；大我与小我，让他不知喜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在他的观念中，三千年风刀霜剑，儒家已长跪不起；八万里大好河山，道家还悠然界外。微斯人，吾谁与归？

是啊，前些天我又去上海拜见周山。我问他此行何来？他说从乡下来，自己久已出离闹市，迁居崇明故里。我问他做什么？他说白日头顶蓑笠，挽着衣袖裤脚，在田间劳作；夜晚挑灯闲读，落笔成章，都不在话下。我问他近来所思何处？他说常常朝涉黄河，暮旅长江，华夏大势走向，都在胸中涌动。闻其言，我一时语塞，眼前却浮现出他避走乡间的景色：满目野花，星星点点，随风摇动；百万雄兵，若隐若现，暗藏胸中！不过，有一本《周易》在握，则一切浮光掠影，都归于虚无，归于寂静，归于尘灭。

我相信，上面这一番胡言乱语，一定会引得周山目眦尽裂，头发上指！哈哈，兄长息怒，我也是醉了！

是为序。

甲午年戊寅月癸丑日

自 白

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里，与共和国同龄。

早在念初中时，我阅读了几十本《红旗飘飘》，对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十分敬佩；每当在报纸上、广播中读到和听到他们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他们在《红旗飘飘》中所回忆的革命经历。共产党的历史，是那样具体生动；新中国的诞生，与这些革命前辈血肉相连。

可是，当我翻阅近些年的回忆录，无论是以革命前辈的名义还是以亲属或秘书的名义撰写的传记文章，看到的往往是“窝里斗”的惨剧悲情。《红旗飘飘》中的英雄们，在共和国时期不是成了整自己人的斗士，便是成了挨自己人整的悲剧人物。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历史，似乎就是一场紧接一场的政治运动。

但是在我的感觉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

并没有被卷进残酷激烈的政治运动。他们好像看戏的观众，一边观看并议论着一场接着一场的“运动”，一边忙碌着自己的“营生”。正是这绝大多数人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确保了共和国的稳定。顺应自然，淡泊宁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也是中国人民的基本品性。

“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通过一个突发事件，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性。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我从社会底层，亲眼目睹共和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当我跨入花甲之年时，开始考虑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通过自己的平民生活，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六十多年来共和国发展的某些状况。我的这一滴水，不仅反映暖人的光辉，也反映“汗滴禾下土”的辛苦。真实的生活，五味俱全。

孔子说：“六十耳顺。”人到了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多，翻来覆去的思量多，积渐而悟，道理烂熟于胸，再遇到事情，便能不虑而知。虽然

智不如孔子，毕竟年逾花甲，离“顺”亦不远矣。当年所历诸事，往往或朦胧或迷惘，而今视之则如观火。世事如棋而岁月不再，亦是人生之无奈。

古人说：“人生如朝露。”到了六十五岁，我实实在在体味到了这句话的真理性。当我快要到达人生的终点，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和国，“胜似闲庭信步”，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摸着石头过河”。我不免感慨系之：共和国呵，何时方能与共产主义亲吻？

一颗朝露即将消失，明天还会有新的朝露，与共和国相伴。

目 录

俞晓群序·····	i
自白·····	vi

快乐的乡村少年

我的乳名叫“野狗”·····	3
清末“生员”给我取大名·····	8
祖父的“预嘱”·····	14
宅沟与竹园·····	19
跟着父亲上祖坟·····	26
从“吃饭不要钱”到“凭饭票吃粥”的食堂·····	31
挑灯夜战的“深翻三尺三”·····	37
上学路上·····	43
遇到了一个“右倾”班主任·····	49
第一次到上海·····	54

老宅翻新，灶花依旧·····	61
----------------	----

红卫兵的经历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69
抄家的记忆·····	74
校长进“牛棚”·····	80
见到了毛主席·····	86
两位老师跳了河·····	93
父亲险些上吊自尽·····	99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04

回家当农民

结拜兄弟·····	113
当兵不成被人讥·····	118
养猪的苦与乐·····	123
炎热的中午去“摸蟹”·····	129
“双抢”如打仗·····	135
三本书陪伴我四年半·····	140

漫漫恋爱路·····	146
------------	-----

我是工农兵学员

选送也要考试·····	155
饱读外国小说·····	160
成了谈家桢的“二传弟子”·····	165
在“帮刊”实习·····	170
“大老王”辅导我读《资治通鉴》·····	176
我所认识的余秋雨、戴厚英·····	182
被当面斥为“垮掉的一代”·····	188
第一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	193
一场“笔墨官司”及其后遗症·····	198
与温公颐一起编写教材·····	204
与虞愚、欧阳中石的交往·····	209
难忘的“后客堂”·····	214
我的“触电”经历·····	220
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打了两场官司·····	226
两万元买了两套房子·····	232
结缘俞晓群·····	237

教授的感受

捉弄人的外语考试·····	247
六年主编一套书·····	253
一次咨询激发了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思考·····	258
给“东方明珠塔”讲风水·····	263
别把游戏当真·····	269
教授评级奇事多·····	274

叶落归根

苦心营造“乐山居”·····	281
大雪天，父亲走了·····	288
我恢复了村民身份·····	295

快乐的乡村少年

